

# 宋元話本集

傅惜華選註



四聯出版社出版



# 宋元話本集

傅惜華選註

四聯出版社出版

## · 內 容 提 要 ·

本集共選話本十八篇，大部分爲宋人所作，僅一部分爲元人作品。這些話本，在文學藝術的技巧上，都有相當高度的成就；在思想內容上，除了部分含有封建迷信的糟粕外，也是很富於人民性的。書前並有編者所作『導言』，說明這些話本的本事來源、作品時期、著錄書目、流傳版本，可供從事古典文學整理研究工作者的參考。

### 宋 元 話 本 集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頁數：184

---

定價 11,000 元 · 字數 182,000 字

選註者·	傅 惜 華
出版者·	四 聯 出 版 社 上海河南中路一三七號
印刷者·	大 新 印 刷 廠 上海西藏北路二五一弄一三號
總經售·	上 海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

---

1955年2月第1版

## 導言

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過程中，宋代『平話』的興起，確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二篇『宋之話本』中說道：『宋一代文人之爲志怪，既平實而乏文彩，其傳奇，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，擬古且遠不逮，更無獨創之可言矣。然在市井間，則別有藝文興起。卽以俚語著書，敘述古事，謂之『平話』，卽今所謂『白話小說』者是也。』（一二頁）嘗考此種『平話』，原是宋代民間伎藝的一種，本名叫做『說話』；其實卽現在所謂的『說書』、『評書』。宋代『說話』，又有：『講史』、『小說』、『說經』三種的分科。『講史』是講說長篇的各朝代的歷史事蹟；『說經』是宣揚宗教的經典故事；『小說』內容方面更爲豐富，又分爲：『烟粉』、『靈怪』、『公案』、『傳奇』、『鐵騎兒』等幾類，這便是後世短篇小說的濫觴。在宋代專門以講說『平話』爲職業的藝人，叫做『說話人』，他們所用的『說話』底本，名叫『話本』。宋人『話本』，每篇的內容形式，是：『取材多在近時，或採之他種說部，主在娛心，而雜以懲勸。體製則什九

先以閒話或他事，後乃綴合，以入正文。』（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一八頁）『話本』開端的一段閒話或故事，名目叫做『入話』，『或取相類，或取不同，而多爲時事。取不同者由反入正，取相類者較有淺深，忽而相牽，轉入本事，故敘述方始，而主意已明。』（同上書一二〇頁）但是有時不用故實，只用詩詞引起做爲『入話』的。

今天還保存於世的宋人話本，數量極少，僅僅二三十種而已。其中却有一部分如錯斬崔寧、簡帖和尚、碾玉觀音等篇，在文學藝術的技巧上確實有相當高度的成就，是具有優良的文學傳統。在思想內容方面除了一些含有部分的封建、迷信的糟粕以外，也是很富有人民性的作品；它是生動的、真實的、深刻的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矛盾，能將人民大眾所喜愛的、憎惡的、希望的、一切種種的心情，給充分的表現出來，這是具有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作品。現在本集所選輯的話本，共有十八篇，大部分是宋人話本——也許有些時代稍晚的元人作品在內，然而在文學藝術方面多是些比較優秀的作品。關於這些篇話本的本事來源，作品時期，著錄書目，流傳版本，很是簡略的記述在後面：

## 一 馮玉梅團圓

馮玉梅團圓話本，一名雙鏡重圓，是屬於『烟粉』類的小說。演述宋高宗時，少女馮玉梅在亂離中爲賊人所擄，而與賊中一忠良少年范希周，綽號『鰍兒』，結爲夫妻。賊黨失敗，夫妻分散。後來經過許多波折，馮玉梅終於和丈夫及自己的父母相會團圓。在宋代民間，此故事相當流行，宋無名氏的摭青雜說（見說郛卷三十七收）就記載此事。後來明末馮夢龍情史卷一『范希周』條，也採錄了這個故事。話本開始，先引用了詩詞各一首，接着以徐信夫妻破鏡重圓的故事做爲『入話』。徐信事，最先見於宋人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一『徐信』條。情史卷二『徐信』條，又記載了此事。據話本文中：『我宋建炎年間』的口吻，是完全出於宋『說話人』的口氣，足可證明此篇話本是南宋的作品。

此篇話本最初見於寶文堂書目——明人晁璠的藏書目錄『子部雜類』，題作：馮玉梅記。清初時的也是園書目——錢曾的藏書目錄，也著錄着馮玉梅團圓一本，並且列入『宋人詞話』的目錄裏，於此更可證明此篇是宋人作品無疑。

現在所流傳的這本話本，年代最古遠的版本那就是收在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六卷的本子。明末馮夢龍所編選的短篇小說集警世通言，採錄此本，改題爲：范蠡兒雙鏡重圓；在兼善堂刻本和三桂堂刻本是在第十二卷，衍慶堂二刻增補本是在第八卷。本集所選，是根據最古的版本京本通俗小說校印的。

## 二 菩薩蠻

菩薩蠻話本，是屬於『烟粉』類的小說。演述宋紹興時，少年陳可常，聰明多才，因迷信於星命之說，在杭州靈隱寺出家，做了和尚。常填製『菩薩蠻』調的詞兒，極得吳七郡王——宋高宗皇后吳氏的哥哥吳益的寵愛。他後來因被誣陷與王府侍女新荷私通，恰巧又在所作『菩薩蠻』詞裏發見有『新荷』的詞語，以致橫遭杖楚，險些死亡。到了事情辨白時，可常竟然圓寂，終於死去了。這個武林——杭州的民間故事，在宋人著述裏尙未發見什麼記載。還有，現在我們雖然不能指定這篇話本卽是一本宋代『說話』裏的『說經』，可是它確實含有演說佛教的濃厚意味。

話本開始，以詩一首，做爲『入話』。在講說開端時，便道：『話說大宋高宗

紹興年間』，却很像是宋人的口吻。據鄭振鐸先生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曾特別指出這篇話本：『當是宋人之作。就其作風看來，也顯然的可知其爲和馮玉梅團圓諸作，是產生於同一時代中的。』（見第三十九章七二六頁）

此本話本，現存最早的版本，那就是收於京本通俗小說的第十一卷本。馮夢龍編選警世通言小說集時，也採選了這篇話本，改題作：『陳可常端陽懣化；兼善堂刻本和三桂堂刻本都列於第七卷，衍慶堂二刻增補本是收於第三十一卷。本集所據的底本，是京本通俗小說本。』

### 三 拗相公

拗相公話本，是一篇『烟粉』類的小說。講述宋人王安石罷相以後，在被貶於南京的路途中，所經過的地方，都攻擊着當時『新法』。按清人王士禛香祖筆記卷十說：『警世通言有『拗相公』一篇，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，極快人意。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，而稍附益之耳。』考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所記盧多遜事，與話本情節比較起來，可以知道王士禛的說法是很有根據的。王安石罷相鎮金陵，在賞心亭看



見無名氏題詩的故事，見於宋岳珂程史卷九，和袁氏楓窗小牘，情節相合，只是詩句略有出入。不過話本畢竟是話本，我們只能把它看作小說，決不能誤信爲真實的歷史。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傑出的愛國政治家，他的變法，雖然遭到舊派的反對，但他的新法的確得到顯著的成績。只是從他失敗以後，新舊黨爭，反覆不已，甚至後來像大姦臣蔡京，也假冒新派，把新法作爲掠奪人民的手段，以致人民怨聲載道。這篇話本，大約就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正如王士禛所說，由說話人附會盧多遜譙嶺南故事而產生的。

此本話本的開首說：『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，』後面接着又有：『這朝代不遠，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個宰相，姓王安石；』到結尾又說：『後人論我宋元氣，都爲熙寧變法所壞，所以有靖康之禍。』這些地方，都可以證明此話本是南宋人的作品，所以稱說北宋爲『先朝』，又因爲北宋或南宋通是宋的緣故，所以纔稱做『我宋』。再從作品的風格來看，也是很顯然的，可以知道它是宋代的話本無疑。

此篇形式，先以詩詞兩首引起，然後用周公和王莽的故事做爲『入話』。至於

全篇的結構方面，很有條理，描摹手法，刻劃人物，也是十分高妙；文學趣味是極爲濃厚的。

現在所存最古的話本總集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四卷，即收此話本。以外在馮夢龍所編選的警世通言小說集，也選錄此篇話本，已經改題作：拗相公餘恨半山堂；善堂刻本三桂堂刻本，及衍慶堂二刻增補本，都收在第四卷。還有所謂『尾州本』的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第六卷，亦收此本，但是此本却將三桂堂本第二十四卷的文君慧眼識相如一篇小說，竟置於卷首做爲『入話』；這是把此篇話本原來的內容形式給變更了。本集所選，是根據京本通俗小說本重爲校印的。

#### 四 楊溫攔路虎傳

楊溫攔路虎傳話本，是屬於『搏刀趕棒』一類的小說。講述宋人楊令公的孫子楊溫，綽號『攔路虎』，和他的妻子冷氏，到東嶽廟去還香願，在路途上，冷氏被強盜『細腰虎』楊達劫去。後來經過些波折，終於打倒楊達，楊溫夫妻二人得以團圓的故事。此事來源，現在無可稽考。

此話本以詩兩首，做爲『入話』。開端的：『話說令公之孫，重立之子，名溫，排行第三，喚做楊三官人，』純是宋人口吻。在話本中間有兩段關於描寫使棒的情景，刻畫逼真，有很多武藝方面的語彙，也無疑的是出於宋人的手筆。鄭振鐸氏中國文學史、陳子展的唐宋文學史，都肯定了此話本是宋代作品。鄭氏並且說：『楊溫路虎傳，大約便是敘說「搏刀趕棒」及「發跡變態」的事的一個例子罷。楊溫這位英雄，在這裏描寫的並不怎樣了不得，一人對一人，他是很神勇，但人多了也便要吃虧。這是真實的人世間的英雄。像出現於元代的水滸傳上的……都有些超人式或半神式的。大約在宋代「說話人」所描寫的英雄，還不止十分的脫出人世間的真實的勇士型罷』。（見第三十九章七二六頁）

此篇話本，最早見於寶文堂書目的『子部雜類』著錄，名目恰和現在所見的本子相合。至於今日所流傳的刊本，僅有明代嘉靖時洪楨清平山堂所輯刻的話本總集的一種本子。洪楨所刻這部總集，現在已經散失不全了，流傳的影印本，改題作：清平山堂話本。本集選印的，也就根據的是清平山堂話本。

## 五 簡帖和尚

簡帖和尚話本，一名：胡姑姑，又名：錯下書；是一篇『公案傳奇』類的小說。講述宋時開封府，有一個姓洪的和尚，設計謀騙皇甫松的妻子楊氏。後來案情大白，和尚重杖處死，皇甫夫妻團圓的故事。考此故事，和宋洪邁夷堅志卷三所載『王武功妻』條的情節事蹟，除了人物的姓名不同，如皇甫松即王武功之類，大抵相合，這當然是同一的來源。

開卷以『鷓鴣天』詞一首，和宇文綬與他的妻子王氏錯封書信的故事，做爲『人話』的。此本話本也是宋代產物，是從來研究中國文學史者所肯定的事實。鄭振鐸先生曾經批評這篇話本說：『公案傳奇裏最好的一篇是簡帖和尚，而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的一作，也寫極變幻。其結構一層深入一層，更又一步步的引人入勝，實可謂之偉大的奇作。』（見中國文學史第三十九章七二四頁）

寶文堂書目『子部雜類』，是最早著錄這篇話本的。也是園書目亦記載此本，並且還標明爲：『宋人詞話』。現在所見流傳最古的刊本，那就是清平山堂話本總

集所收的。以外還有馮夢龍所編選的短篇小說集古今小說，一名喻世明言的第三十五卷，也選錄了這篇話本，但是篇名改題作：簡帖僧巧騙皇甫妻。本集所選，採用的是清平山堂話本的本子。

## 六 合同文字記

合同文字記話本，是一篇屬於『公案傳奇』的小說。演述宋代慶曆年間，汴梁農莊人劉添祥的妻子王氏，不認親生姪兒劉安住，後經包拯判斷，始得一家團圓的故事。此事來源，現在雖然無可探索，但是可以知道它是一篇最原始的包公斷案的民間故事。此篇話本裏，包拯只憑着劉安住的孝心來判斷案情，既無曲折，也不能顯示出包公斷案的神奇；況且劉安住的伯父伯母既不肯承認他是親姪子，又怎肯取出合同文字來與劉安住的對證呢？這在情理上不能不承認是這篇話本的一個缺點。後來，元人無名氏的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雜劇，是同樣搬演一個故事的劇本，包公乃是用了智慧來賺取合同文字的，在故事情節方面確實比起話本來要周詳精密的多了。根據此點，更可證明此篇話本一定是產生在這本元人雜劇以前的作品。

此本卷首，用詩一首，做爲『入話』。開端說道：『去這東京汴梁城，離城三十里有個村，喚做老兒村，』明明的是宋人口吻。中國文學史第三十九章七二六頁也曾明確的指出此本：『當是宋人的著作；且其著作年代，或有在北宋末年的可能。』在同書的七三三頁又說道：『這種公案傳奇裏，合同文字記當是這一類著作的最早者。』這篇話本的風格、穿插結構、描摹手法，和現存的其它的宋人話本比較起來，感覺着的確是樸實的、幼稚的，倒是真有產生在北宋的可能性。

寶文堂書目的『子部雜類』，有合同文字記一本，是最早著錄此篇話本的記載。至於保存到現在的刊本，那當以清平山堂話本的本子爲最古的了。在明末時，凌濛初所纂輯的短篇小說集拍案驚奇卷三十三的：『張員外義撫螟蛉子，包龍圖智賺合同文』一篇，便是根據這宋人話本改編而成。本集所採用的底本，是清平山堂話本裏所收的。

## 七 錯斬崔寧

錯斬崔寧話本，也是『公案傳奇』一類的小說。講說宋高宗時，有劉貴爲強盜

所殺，其妾陳二姐和少年崔寧，因為嫌疑，被指做戀奸殺夫，兩人都處死刑。後來劉妻王氏，又爲強盜靜山大王劫爲壓寨夫人，二人很是歡好。不久，王氏於無意中發見了靜山大王就是殺死自己丈夫的強盜，終於告發他的罪狀，報復殺夫的冤仇。相傳是宋代實事，民間流傳，極稱普遍。清初戲曲家朱瞻，即採取了這個題材，而附會做明初的清廉官史祝鍾的平反冤獄的公案故事，編成了一本十五貫傳奇，流行演唱在舞台上。後人又根據了傳奇，改編作十五貫彈詞，而傳播在南方的曲壇。這些，完全是這篇話本對於後世戲曲的影響。

此篇話本，先以詩句引起，後面接着採用了魏鵬舉夫妻相戲失官的故事，做爲『入話』。『入話』開始時，說道：『我朝元豐年間，』很明顯的是宋人口語。話本正文開始時，又做：『却說高宗時，建都臨安，繁華富貴，不減那汴京故國。』這無疑的可以認爲是南宋時的作品了。中國文學史上說：『公案傳奇裏，像錯斬崔寧、山亭兒之類，雖不以結構的奇巧見長，其描寫却是很深刻生動的。』（見第三十九章七三三頁）這篇話本，最難得的是全依故事本身的發展，其中絕對沒有一些神鬼迷信的穿插，因果報應的意味；真是一篇傑出的宋人話本。

此話本最初見於寶文堂書目的『子部雜類』著錄。也是園書日也收此話本，並且標明着是『宋人詞話』。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古的刊本，就是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所收的。明末馮夢龍編輯的短篇小說集醒世恆言，曾採取了這篇話本，加以重編，列於第三十三卷，題曰：十五貫戲言成巧禍，並且編者的態度很忠實的標注它的來源說：『宋本作錯斬崔寧。』以後，東壁山房主人所輯的古今奇聞，又選錄了醒世恆言的重編本。此集所校印的，是根據京本通俗小說本。

## 八 山亭兒

山亭兒話本，一名十條龍，又名陶鐵僧，別名孝義尹宗，是一篇『公案傳奇』小說。講說劉秀娘被一個強盜『十條龍』黃忠所迫害。後來一個義士尹宗將劉秀娘救出虎口，不幸尹宗却犧牲了性命。最後，由於販賣『山亭兒』玩具，纔破獲此案。此公案故事的來源雖無可考，但是根據話本結尾一段話中有：『就襄陽府城外五里頭爲這尹宗起立一座廟宇。直到如今，襄陽府城外五里頭孝義廟，便是這尹宗底。至今古跡尚存。』可以知道這篇話本的題材恐怕是山東襄陽地方流行的民間故事吧。



中國文學史中說：『山亭兒……也都曾是宋人所作的。』（第九章七二四頁）  
陳子展的唐宋文學史也指此篇爲宋人作品。（第七章一七〇頁）在話本篇首說：『話  
說山東襄陽府，唐時喚做山南東道。』按宋襄陽府，本襄州，唐屬山南東道，節度  
使治之，宋屬京西南路，仍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所；此處稱做『山東襄陽府』，恐  
在當時還有此名，查其語意，仍然應當認爲是宋人的作品。

此話本名目：『十條龍、陶鐵僧，最初見於宋人羅燁編醉翁談錄卷一『小說開闢』  
條，屬於『朴刀局段』類的。明人寶文堂書目『子部雜類』，亦著錄此篇話本。也  
是園書目著錄，標作『宋人詞話』，但是題名『山』字，誤作『小』字。至於現在  
所流傳的版本，僅有馮夢龍編選的警世通言裏錄存這篇話本，題曰：『萬秀娘仇報山  
亭兒；金陵兼善堂刻本收在第三十七卷。但是三桂堂刻本警世通言，却缺失此卷。  
以外在衍慶堂二刻增補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，亦選錄此篇話本。本集所選印的，就  
是採用兼善堂刻的原本。

## 九 沈鳥兒畫眉記